

秦密時遺址重見天日(上)

再現秦漢國家級祭天盛典

「新亭」陶文首次出土

●祭祀坑內犧牲骨骼



●祭祀坑內大量的馬、牛、羊犧牲骨骼。



●刻有「新亭」的陶缶。

隨着年初多部歷史題材，特別是秦文化主題影視劇的熱播，也激起內地很多年輕人探索秦文化的熱情。香港文匯報記者從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獲悉，從去年至今，該院在秦代考古發掘中獲得多項重大發現，不僅發現並確認《史記》中秦宣公祭祀青帝的密時遺址，讓大家一窺2,600年前國家祭天典禮的盛大。同時近300件出土文物，以及首次出土的「新亭」陶文，亦實證了秦漢更替秦咸陽城的變遷，折射出漢高祖劉邦得天下之後的遠大志向。而這些歷經數千年重見天日的文物和遺址，也給了很多人近距離觸摸那段輝煌歷史的絕佳機會。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

「青帝位列中國古代神話傳說中的五帝之一，掌管天下的東方，是古代帝王及宗廟所祭祀的主要對象之一。」據介紹，秦漢兩代在古雍地（今陝西寶雞）曾先後設置鄜時、密時、吳陽上時、下時、北時等五個國家祭天遺址，合稱「雍五時」，用來祭祀青帝、白帝、炎帝、黃帝、黑帝等「五帝」，昭示自己代天統御萬民的正統地位。《史記·封禪書》記載，秦襄公曾作西時祠白帝，而到秦宣公時，則開始祭祀青帝，為此秦宣公還專設祭壇「密時」。

據了解，2020年，中國國家博物館與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聯合對陝西寶雞下站遺址進行發掘。「該遺址位於秦嶺北麓渭河南岸台塬上，總面積約23萬平方米。」據考古項目負責人游富祥介紹，秦宣公為秦德公長子，秦德公時期秦國遷都雍城。此次發掘的遺址正北距雍城21.8千米，距血池祭祀遺址約35千米，距吳山祭祀遺址約59千米，在能見度良好的情況下，三個遺址與雍城都可互見。「根據各種因素判斷，史書上的密時位置上大體上就應該位於下站遺址。」

祭祀坑與犧牲數量驚人

經調查和勘探，考古工作者在下站遺址中心發現一處約2,000平方米磚瓦堆積區，磚瓦堆積區及周邊分布有各類祭祀坑。進一步發掘中，不僅發現灰坑、房址和各類祭祀坑總計60餘處，出土大量戰國和秦漢時期的鋪地磚、瓦、瓦當、陶器、鐵器、玉器和青銅車馬器等，同時還在祭祀坑內發現大量馬、牛、羊等犧牲骨骼。

犧牲骨骼。

據介紹，此次發掘的祭祀坑分為兩種。其中，長條形祭祀坑發掘7座，坑底主要埋有牛，每隔一段距離還放置一隻羊，兩者相疊而放。而45座長方形祭祀坑中有36座坑底埋有4匹馬、2座坑底埋有4隻羊、7座坑底埋有4頭牛。

據了解，犧牲是中國古代祭神所用純色全體牲畜，色純為「犧」，體全為「牲」。《周禮·地官·牧人》記載：「凡祭祀，共其犧牲。」本次考古發掘面積僅800平方米，結合已發現的祭祀坑數量、面積估算，考古工作者認為，祭祀坑與犧牲如果全部發掘出來，其數量將會是一個驚人的數字，也可見當年祭祀規模的龐大。

陶器表面現隸書「陶文」

除了祭祀坑，在3座半地穴式房址中也有重要發現。「房址為橢圓或近似圓形，右側拐角處設有灶和煙道，西側設有進入房子的踏步，從灶和煙道的紅燒土判斷，房子曾經過較長時間使用。」考古人員告訴記者，房址中出土的雲紋和文字瓦當，表面多覆蓋一層紅色礦物塗料，上刻「羽陽千歲」「長樂未央」和「咸陽」。鐵質農具主要為秦漢時期典型農具，三件玉人、玉璧和玉璋，其紋飾則是秦漢時期典型的谷紋（蒲紋），邊緣陰刻鳳鳥。

讓考古工作者頗為驚喜的是，在20餘座灰坑中出土的少數陶器表面上，發現清晰刻畫的隸書「陶文」。「目前可辨識的主要有『密』和『宣府單舍』，

『密』應與密時有關。」游富祥表示，此次發掘的下站遺址祭祀坑數量龐大、內涵豐富，分布具有很明顯的規律性，其與血池、吳山祭祀遺址內涵基本相同，都屬於時祭祀遺存。而從發掘及出土遺物分析，下站遺址正是「雍五時」之一秦宣公所建祭祀青帝的密時，該遺址一直延續使用到西漢時期，至王莽改制被廢。「密時遺址的發掘，讓今人亦可窺見秦漢時期國家祭天典禮的盛大，以及秦漢文明的繁榮。」



●出土漢五銖



●出土秦半兩

●「咸陽」雲紋瓦當

●「長樂未央」瓦當

●「密」字陶文

放大鏡

首次發現「新亭」陶文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員邵晶表示，漢高祖劉邦當年拿下咸陽後信心滿滿，百廢待興，把咸陽改名為「新城縣」。這段歷史之前只存在於文獻中，「新亭」陶文的首次發現，可以說是用考古的實物、考古學的方法，證實和見證了一段歷史，也印證了歷史文獻記載，填補了秦漢政權更替時期秦咸陽建制更迭和城市變遷的重要一環。

●陶表面「新亭」二字清晰可見。

微型彩繪陶倉裝滿糧食

截至目前，考古工作者在大堡子大型墓地共清理墓葬103座。該墓地雖遭嚴重盜掘，但仍出土陶、銅、玉、鐵等近300件（組）精美文物。「大堡子墓地考古最引人注目的器物是紋樣華美的彩繪陶器。」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助理研究員朱瑛培告訴記者，此次出土的陶器以鼎、壺、鈎、盒等仿銅禮器為主要器形，色彩絢麗、線條流暢、構圖繁複，極具靈動和神秘之感，折射出2,000多年前先民的藝術構思和精神追求。「比如其中一件陶倉，不僅飾有精美的雲紋，同時倉門向內向外還都能靈活打開。更為驚奇的是，裏邊還裝滿了糧食。」



●出土的精美彩繪陶器



●明黃花梨直後背雕鷹石圖交椅

恒雅藏珍

作者：香港中華文化藝術推廣基金主席 李秀恒

古典傢具重器之交椅

5月28日，香港佳士得舉行中國古典傢具專場，一把估價800萬至1,200萬港元的明末清初黃花梨麒麟紋圈背交椅，以估價6.8倍5,500萬港元落槌，連佣成交價近6,600萬港元，刷新了交椅的世界拍賣紀錄。溯其來源，此椅曾於2002年在紐約佳士得以24.8萬美元拍出，19年間大幅升值近34倍。

交椅由可摺疊「胡床」改良而來，設計精細，可摺疊運送以供野外郊遊、圍獵、行軍作戰之用，在等級森嚴的古代社會，

坐交椅乃是身份、地位的高貴象徵，因此我們亦常用「第一把交椅」譬喻為首領。但正是因為交椅結構複雜容易導致損壞，傳世者稀少。在各種明朝流傳至今的傢具之中，以圓背交椅最為罕有。根據統計，與拍品近似的黃花梨圈背交椅，有記載的不過30餘例，可流通者只有10多件，其餘皆為博物館所藏。

就整體選材及設計而言，此拍品其實並非最頂級之作。一來，交椅的尺寸相對而



●明黃花梨直後背雕鷹石圖交椅—正面



●明末清初黃花梨麒麟紋圈背交椅—香港佳士得供圖



●一張摺疊後的十七世紀黃花梨圓後背交椅—香港佳士得供圖

言不算大；二來，椅背所飾的並非象徵着帝王的龍紋，而是麒麟紋，這在明清時期為高級官員的紋飾；第三，各個交接處和腳踏等易損處亦包以銅飾件，而非鐵鍍銀工藝，相信為後世修補。但因拍品保存至今仍然完好，實屬難能可貴，能夠刷新紀錄亦不意外。

常見的交椅可分為兩種款式。一種是上

文所介紹的「圈背交椅」或「圓背交椅」，椅身上半部分如同普通的圈椅；而另一款只設靠背，上部如燈掛椅或一統碑式，被稱為「直背交椅」。

筆者所收藏的一件明黃花梨直後背雕鷹石圖交椅，正是後者。交椅靠背的浮雕圖案尤為生動，描繪了一隻回首張望的雄鷹，立於奇石之上，亦稱「英雄獨立」。